韩汉两国汉字音的类推现象

任少英

（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系，上海 200062）

摘要：现代韩国汉字音和普通话都是跟中古汉语声母、韵母体系有密切的对应关系的，基本上能找到中古汉语和现代韩国汉字音以及中古汉语和普通话的声母、韵母的对应规律。但也有很多例外反映的例子，例外的反映当中最容易看到的是由于字体的相似而出现的不规则的反映情况。这种类推反映情况是不管汉语或者在韩国汉字音里都看得到，而且在韩国汉字音里类推反映情况比汉语还更多，在文章里分析了两国汉字音由于类推现象而例外的反映情况。

关键词：韩国汉字音；普通话；类推

中图分类号：H1；H3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方法

在现代韩国汉字音[1]和普通话里所看到的不规则反映音中最常见的就是由于类推作用[2]而引起的例外的反映情况。这类推作用在两国汉字音里都出现了，但在韩国汉字音里出现的比汉语多。本文范围是现代两国使用的常用汉字，即中国的 3500 个常用汉字[3]和韩国的 1800 个常用汉字[4]的共同部分。两国共同常用汉字的范围基本上跟韩国的 1800 个汉字相同，在韩国的 1800 个字里不属于中国的常用字和次常用字是如下：庚，郡，厥，畿，畓，篤，豚，禄，冥，卯，戊，妃，婢，仕，巳，祀，朔，禪，孰，戌，厄，耶，焉，汝，驛，吾，酉，惟，寅，哉，壬，恣，玆，奘，佐，妾，濯，殆，奚，亨，弘（以上 41 个字）

在本文里分析 1759 个两国共同常用字里所看到的韩国汉字音和普通话的类推现象，为醒目其见在本文里两国汉字音的比较采取了表格形式。在表格里的中古汉语参考了，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为了两国汉字音类推反映情况比较的方便在本文里需要的地方标记了声母、韵母、开合、等、声调、摄以及中古拟音，《汉字古音手册》根据《广韵》语音体系把汉语中古音整理为 35 个声母[5]和 61 个韵类一百十一个韵母。现代音以普通话音系为代表，汉语拼音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主要依据。在本文里跟汉语中古音比较的中古韩国汉字音是朝鲜初期的汉字音，朝鲜时代韩国汉字音参考了朴炳采的《古代国语的研究》（高丽大学出版部、1971）上的汉字音。朴炳采在这本书里所采用的韩文资料是：《训蒙字会》（1527 年）、《孝经谚解》（1576 年）、《新增类合》（1576 年）《石峰千字文》（1583 年）、《华东正音通译音考》（1747 年）、《全韵玉篇》（笔者、年代未详）等朝鲜时代韵书上的韩国汉字音。现代韩国汉字音参考了《汉韩字典》。

下面我们首先整理由于声母类推作用而引起的不规则的汉字音变化情况。

二．在两国汉字音里所看到的声母类推反映情况

1．普通话里的类推作用

类推现象是异变现象。一般由于字体相似而出现的比较多。在韩、汉共同常用汉字里所看到的类推例子整理成下面的表格，在表格里对应规律是汉语中古声母和普通话之间应该对应的规律，而对应情况是汉语声母和普通话声母实际上的对应情况，类推影响字是出现类推作用的原因字，类推规律是类推字跟类推原因字之间的规律, 前面是类推影响字的汉语声母国际音标，后面是普通话声母跟国际音标。通过这个表格就可以了解某一个汉字的普通话没反映出应该反映的规律，反而受到类推字的影响就例外变化的情况。以下在韩汉共同常用字里所看到的普通话类推反映例子：

汉字	声母	对应规律	普通话	对应情况	类推影响字	类推规律
完	匣	/ɣ/>h/h/	wan/uan/	/ɣ/>w//	疑/ŋ/:玩莞	/ŋ/>//
核	匣、二等	/ɣ/>x/ɕ/	he/hɤ/	/ɣ/>h/h/	匣一：亥劾	/ɣ/>/h/
溪	溪	/k‘/> q /tɕ‘/	xi/ɕi/	/k‘/>/x/	匣/ɣ/：奚蹊	/ɣ/>/ɕ/
愧	见	/k/>g/k/	kui/k‘uei/	/k/>/k‘/	溪/k‘/：傀	/k‘/>/k‘/
鑛	见	/k/>g/k/	kuàng/k‘uaŋ/	/k/>/k‘/	溪/k‘/：纩、旷	/k‘/>/k‘/
鳥	端	/t/>/t/	niao/niau/	/t/>/n/	泥/n/：袅	/n/>/n/
贷	透	/t‘/>/t‘/	dai/tai/	/t‘/>/t/	定仄/d/：代	/d/>/t/
燥	心	/s/>/s/	zao/tsao/	/ts/>/ts/	精：躁藻澡	/ts/>/ts/
产	山	/ʃ/>/ʂ/	chan/tʂ‘an/	/ʃ/> /tʂ‘/	初/tʃ‘/：铲	/tʃ‘/>/tʂ‘/
側	庄	/tʃ/>/ts/[6]	cè/ts‘ɤ/	/tʃ/>/ts‘/	初：测	/tʃ‘/>/ts‘/
植	禅	/ʑ/>/ʂ/	zhi/tʂʅ/	/ʑ/> /tʂ/	澄仄：直值	/ɖ/>/ tʂ/
谱	帮	/p/>/p/	pu/p‘u/	/p/>/p‘/	滂：普	/p‘/>/p‘/
迫	帮	/p/>/p/	pai/p‘ai/	/p/>/p‘/	滂：拍	/p‘/>/p‘/
秘	帮	/p/>/p/	mi/mi/	/p/>/m/	明：密谧	/m/>/m/

2．韩国汉字音的类推作用

在韩国汉字音里也可以看到由于类推作用引起的不规则的反映情况。这种类推现象在朝鲜时代（1392~1910）已经看得到[7]。在韩汉共同常用汉字里所看到的例子整理成下面的表格，在对应规律以及对应情况里“>”符号前面是类推影响字的中古汉语声母拟音的国际音标，后面是韩语声母国际音标。通过这个表格就可以了解某一个汉字的韩国汉字音没反映出应该反映的规律，反而受到类推字的影响就例外变化的情况。

汉字	声母	对应规律	韩国汉字音	对应情况	类推影响字	类推规律
硬	疑	/ŋ/ >//[8]	/kiəŋ/	/ŋ/>/k/	见：更	/k/>/k/
验	疑	/ŋ/ >//	/həm/	/ŋ/ >/h/	晓：险、崄	/x/>/h/
蓄	晓	/x/>/h/	/ts‘iuk/	/x/>/tʃ‘/	彻：畜	/ʈ‘/>/tʃ‘/
完	匣	/ɣ/>/h/	/wan/	/ɣ/>//	疑：元、玩	/ŋ/>//
暇	匣	/ɣ/>/h/	/ka/	/ɣ/>/k/	见：假	/k/>/k/
械	匣	/ɣ/>/h/	/kie/	/ɣ/>/k/	见：戒	/k/>/k/
港	见	/k/>/k/	/haŋ/	/k/>/h/	匣：巷	/ɣ/>/h/
割	见	/k/>/k/	/hal/	/k/>/h/	匣：鎋、辖	/ɣ/>/h/
该	见	/k/>/k/	/hɛ/	/k/>/h/	匣：咳、孩	/ɣ/>/h/
解	见	/k/>/k/	/hɛ/	/k/>/h/	匣：獬	/ɣ/>/h/
抗	溪	/k‘/>/k/	/haŋ/	/k‘/>/h/	匣：杭、航	/ɣ/>/h/
確	溪	/k‘/>/k/	/hwak/	/k‘/>/h/	匣：鹤、雀	/ɣ/>/h/
滴	端	/t/>/t/	/tʃək/	/t/>/tʃ/	知:摘	/ʈ/>/tʃ/
點店	端	/t/>/t/	/tʃəm/	/t/>/tʃ/	章：占	/tɕ/>/tʃ/
踏	透	/t‘/>/t‘/	/tap/	/t‘/>/t/	定:沓涾譗	/d/>/t/
跳挑	透	/t‘/>/t‘/	/to/	/t‘/>/t/	定：逃桃	/d/>/t/
貸	透	/t‘/>/t‘/	/tɛ/	/t‘/>/t/	定：代	/d/>/t/
推	透	/t‘/>/t‘/	/tʃ‘u/	/t‘/>/tʃ‘/	清：崔，催	/ts‘/>/tʃ‘/
逐	澄	/ɖ/>/tʃ/	/tʃ‘uk/	/ɖ‘/>/tʃ‘/	彻:：豕	/ʈ‘/>/tʃ‘/
浸	精	/ts/>/tʃ/	/tʃ‘im/	/ts/>/tʃ‘/	清:侵	/ts‘/>/tʃ‘/
總	精	/ts/>/tʃ/	/tʃ‘oŋ/	/ts/>/tʃ‘/	清：聪	/ts‘/>/tʃ‘/

最	精	/ts/>/tʃ/	/tʃ‘oi/	/ts/>/tʃ‘/	初：嘬	/tʃ ‘/>/tʃ‘/
诈	庄	/tʃ/>/tʃ/	/sa/	/tʃ/>/tʃ/	崇：乍	/dʒ/>/tʃ/
捉	庄	/tʃ/>/tʃ/	/tʃ‘ak/	/tʃ/>/tʃ‘/	清：促	/ts ‘/>/tʃ‘/
側	庄	/tʃ/>/tʃ/	/tʃ‘ɯk/	/tʃ/>/tʃ‘/	初：测	/tʃ‘/>/tʃ‘/
助	崇	/dʒ/>/s/	/tʃo/	/dʒ/>/tʃ/	精：祖	/ts/>/tʃ/
赤	昌	/tɕ‘/>/tʃ‘	/tʃək/	/tɕ‘/>/tʃ/	精：迹	/ts/>/tʃ/
適	书	/ɕ/>/s/	/tʃək/	/ɕ/>/tʃ/	知：摘谪	/ʧ/>/tʃ/
播	帮	/p/>/p/	/p‘a/	/p/>/p‘/	滂：番	/p‘/>/p‘/
把	帮	/p/>/p/	/p‘a/	/p/>/p‘/	滂：葩	/p‘/>/p‘/
板版	帮	/p/>/p/	/p‘an/	/p/>/p‘/	滂：眅	/p‘/>/p‘/
遍编	帮	/p/>/p/	/p‘an/	/p/>/p‘/	滂：篇偏	/p‘/>/p‘/
八	帮	/p/>/p/	/p‘an/	/p/>/p‘/	滂：汃	/p‘/>/p‘/
贝	帮	/p/>/p/	/p‘ɛ/	/p/>/p‘/	滂：浿	/p‘/>/p‘/
布	帮	/p/>/p/	/p‘o/	/p/>/p‘/	滂：怖	/p‘/>/p‘/
胞飽	帮	/p/>/p/	/p‘o/	/p/>/p‘/	滂: 泡皰	/p‘/>/p‘/
普	滂	/p‘/>/p‘/	/po/	/p‘/>/p/	帮：谱	/p/>/p/
番飜	滂	/p‘/>/p‘/	/pən/	/p‘/>/p/	帮：藩蕃	/p/>/p/

另外在两国汉字音里可以看到倾斜现象，倾斜现象可以说范围很广的类推现象。倾斜现象是，某些汉字不管同声旁字原来属于哪个声母很多同声旁字都同样变化为同一个声母读音的现象，由于这种汉字音的倾斜现象在两国汉字音里出现，造成了两国汉字音的例外的反映情况。特别在韩国汉字音声母体系中唇音字里出现的比较多。比如：

①在韩国汉字音里“皮” （并母平声字，/pi/）声旁的汉字，大部分对应为/p‘/。

比如,“玻菠跛簸陂破坡颇婆陂岥掀駊披疲铍帔旍狈被”等字。

②帮母字按照对应规律在韩语里一般对应为/p/，而“胞飽”受到滂母字“泡皰”/p‘o/的影响这个字的声母变化为送气音的。“包”声旁的汉字除了一小部分之外（雹骲/pak/）大部分对应为/p‘/了（抱饱刨苞胞鲍炮跑泡袍咆咆疱匏）。

③在韩国汉字音里“暴”声符汉字的声母大部分对应为/ p‘/（暴曝瀑爆）。

④ “表”声符的几个汉字在韩语里对应为/p‘/了（裱俵）。

⑤在韩国汉字音里“筆、畢”声旁的汉字一般都对应为声母/p‘/了（滭筆，畢彃滭篳縪罼蓽褺蹕/p‘il/）。

⑥在韩国汉字音里“番”声旁的汉字不管滂母字还是帮母字基本上都对应为/p/声母了（翻番藩幡燔蹯蕃潘蟠），但有一些字也对应为送气声母/p‘/了，比如“播、磻”等几个字。

⑦唇音之外，见母區声符字也一般对应为ㄱ/k/声母，比如影母“欧毆瓯鸥”、溪母“抠彄区驱躯岖” 等字，都在韩语里同样对应为一个声母/ku/。

⑧在韩国汉字音里精母字“赞（精母）”声旁的汉字一般都读为送气音/tʃ‘an/（攢鄼灒（精母）瓚（从母））。

⑨端母四等字“堤”在韩语里腭化对应为/tʃe/。在韩国汉字音里“是:禅母字，/si/”声旁的汉字（题提醍缇（定）隄鞮（端））大部分读为/tʃe/了。

⑩以上是在韩国汉字音里所看到的例子，而这个字是在韩汉共同常用字里所看到的普通话里

的倾斜现象。即“彗”的同声旁的几个字对应为 hui 了，比如慧（匣母）彗（邪母）嘒（晓母）槥（馀母）等字都对应为 hui。

3．两国汉字音里腭化声旁的类推现象

端，透，定母字在汉语里一般不腭化，在普通话里基本上读为 d/t/、t/t‘/声母，但在韩语里变化的不同。即现代韩国汉字音里的舌上音都变成齿音现象，这是跟汉语一致的，而舌头音/t/声母三、四等字在韩国汉字音里大部分变化为齿音/tʃ/、/tʃ‘/了，而在汉语里这些字一般是不变的。在两国汉字音里可以看到有的腭化的汉字音影响到同声旁的其他汉字音而出现了例外的腭化的现象。比如：

韩`汉共同常用汉字	朝鲜 > 现代韩国汉字音	中古汉语 > 普通话
①的	/diək/ > /tʃək/	端锡开四入梗/tiek/ > dí/ti/
②贮	/tsiə/ > /tʃə/	端语开三去遇/tɨo/ > zhù/tʂu/

①端母字“的”的韩语声母腭化为/tʃ/。在韩国汉字音里“勺（禅母字在韩语里反映为/ tʃak/了）”声旁的汉字（扚杓玓靷芍）一般对应为/tʃ/声母了。

②端母字“贮”在两国现代汉字音里都腭化为/tʃə/、zhu/tʂu/，这是例外的反映。这个字可能受到同声旁的“佇竚”(澄母仄声字)的影响腭化了（/tɨo/> zhù/tʂu/）。

三．两国汉字音的韵母类推作用

以下是韩汉共同常用汉字里所看到的韵母类推情况。韵母的对应情况跟声母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把中古韵母之外其他中古声母、韵、开合、等、声调、摄以及中古拟音都写出来了。通过这个表格就可以了解某一个汉字的汉字音不合对应规律，反而受到类推字的影响而发生例外变化的情况。

1． 普通话由于类推现象韵母出现例外对应的情况

汉字	中古音	对应规律	普通话	对应情况	类推影响字	类推规律
所	山语合三上遇	/ɨu/:u	suǒ/suo/	ɨu:uo	章开三入宕:斫	/ɑk/ :uo
塊	溪队合一去蟹	uᵊi:uei	kuài/k‘uai/	uᵊi:uai	匣合二蟹：槐	/wɐi/:uai
盟	明庚开三平梗	ɨɑŋ：iŋ	méng /məŋ/	ɨɑŋ：əŋ	明耕开二平梗：萌	/æŋ/：əŋ
盲	明庚开二平梗	ɐŋ：əŋ	máng /maŋ/	ɐŋ：aŋ	明开一宕：忙芒茫	/ɑŋ/：aŋ
貞	知清开三平梗	ɨɛŋ：əŋ	zhēn/tʂən/	ɨɛŋ：ən	庄开三臻：真	/ɨen/:ən
傾頃	溪清合三平梗	ɨwɛŋ：yŋ	qīng /tɕ‘iŋ/	ɨwɛŋ：iŋ	见开三梗：颈	/ɨ ɛ ŋ/：iŋ
幕	明铎开一入宕	ɑk：o	mù/mu/	ɑk：u	明合一遇：墓慕	/u/：u
劃	匣麦合二入梗	wæk：uo	huá/hua/	wæk：ua	匣合二蟹：畫	/wai/：ua

劇	群陌开三入梗	ɨɐk：i	jù/tɕy/	ɨɐk：y	见开三遇：據虞	/ɨo/：u
戀	来线合三去山	ɨwɛn：uan	liàn/liɛn/	ɨwɛn：iɛn	帮开三山：變	/ɨɛn/:iɛn

有的普通话反映了类推原因字的另一个又读音：

韩`汉共同常用汉字	朝鲜 > 现代韩国汉字音	中古汉语 > 普通话
港[9]	/kaŋ/ /kaŋ/	见讲开二上江/kɔŋ/ gǎng/kaŋ/

2．韩国汉字音的类推

汉字	中古音	对应规律	韩语	对应情况	类推影响字	类推规律
娛	疑虞合三平遇	/ĭu/:/u/	/o/	/ĭu/:/o/	疑合一遇[10]：吳	u: /o/
助	崇御开三去遇	/ĭo/ :/iə/	/tʃo/	/ĭo/ : /o/	精合一遇：祖組	u: /o/
愧	见至合三去止	/wi/：/wi>y/	/koi>kø/[11]	/wi/：/oi>ø/	溪合一蟹:傀	uㅁi:/oi>ø/
畏	影未合三去止	/wi/：/wi>y/	oi>ø	/wi/：/oi>ø/	影合一蟹：偎 渭隈	uㅁi:/oi>ø/
墓	明墓合一去遇	u：/mo/	mio	/u/：/io/	明开三效：苗	ĭɛu: /io/
叫	见啸开四去效	/ieu/:/io/	kiu	/ieu/:/iu/	见开三流：ㅓ	ĭəu:/iu/
晚	明阮合三上山	/ĭwɐn/:/ən/	man	/ĭwɐn/:/an/	明合一山：鞔	uan:/an/
反返	帮阮合三上山	/ĭwɐn/:/ən/	pan	/ĭwɐn/:/an/	滂合一山：叛 帮开二等：板	uan：/an/
飯	并愿合三上山	/ĭwɐn/:/ən/	pan	/ĭwɐn/:/an/	滂合一山：叛 帮开二等：板	uan：/an/
販	帮願合三去山	/ĭwɐn/:/ən/	pan	/ĭwɐn/:/an/	滂合一山：叛 帮开二等：板	uan：/an/
絹	见線合三去山	/ĭwɐn/:/wən/	kiən	/ĭwɐn/:/iən	见合四山：涓	iwen:/iən/
終	章东合三平通	/ĭuŋ/：/uŋ/	tsioŋ >tʃoŋ	/ĭuŋ/:/oŋ/	端合一通：冬	uŋ:/oŋ/
銃	昌送合三去通	/ĭuŋ/：/uŋ/	ts'iuŋ >tʃ'oŋ	/ĭuŋ/:/oŋ/	透合一通：统	uŋ:/oŋ/
脅	晓叶开三入咸	/ĭɐp/:/əp/	/hiəp/	/ĭɐp/:/iəp/	匣开四咸：劦	iep: /iəp/
髮	帮月合三入山	/ĭwat/:/əl/	/pal/	/ĭwat/：/al	并合二山:拔	wat:/al/
迫	帮陌开二入梗	/ɐk/:/ɛk/	/pak/	/ɐk/:/ak/	并开一宕：泊	ɑk:/ak/
拍	滂陌开二入梗	/ɐk/:/ɛk/	/pak/	/ɐk/:/ak/	并开一宕：泊	ɑk:/ak/
錄綠	来烛合三入通	/ĭwok/:/iok/	/lok/	/ĭwok/:/ok/	来合一通：录 碌禄	uk:/ok/

除了以上所看到的韩国汉字音的类推情况之外，还有性质上有差别的类推对应情况，即有的字是类推的影响字受到汉语的影响例外地对应的，比如：

街[12]	/kai/ /ka/	见佳开二平蟹/kai/ jiē/ tɕiɛ/
侮[13]	/mo/ /mo/	明麌合三上遇/ mĭu/ wǔ/u/
携[14]	/hiu/ /hiu/	匣齐合四平蟹/ɣiwei/ xié/ɕie/

有的朝鲜汉字音类推了，而类推的韩国汉字音按照韩语音韵变迁规律又有变化的例子：

潛[15]	/tsɐm/ /tʃam/	从盐开三平咸/dzĭɛm/ qián/tɕ'iɛn/
核[16]	/ hɐik/ /hɛk/	匣麦开二入梗/ɣæk/ hé/hɤ/
摘[17]	/tsiək/ /tʃək/	知麦开二入梗/ʈæk/ zhāi/tʂai/

有的韩国汉字音对应为类推原因字的又读音：

域[18]	/iək/ /iək/	云职合三入曾/jĭwək/ yù/y/

有的韩国汉字音的类推原因字是受到汉语的影响而产生例外变化的读音：

械[19]	/hɐi/ /kie/	匣怪开二去蟹/ɤɐi/ xiè/ɕiɛ/

有的字是在两国汉字音里都类推了：

謀[20]	/mu/ /mo/	明尤开三平流/mĭəu/ móu/mou/

四．结语

现代两国汉字音都是跟中古汉语声母、韵母体系有密切的对应关系的，基本上能找到中古汉语和现代韩国汉字音以及中古汉语和普通话的声母、韵母的对应规律。但也有很多例外反映的例子，例外的反映当中最容易看到的是由于字体的相似而出现的不规则的反映情况。这种类推反映情况是不管汉语或者在韩国汉字音里都看得到，而且在韩国汉字音里类推反映情况比汉语还更多。汉字是形、音、意结合而成的，所以汉字形态的类似容易出现类推反映情况。通过对类推反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但文字产生以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也会对语言本身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注释

---

[1] 俞昌均把带着韩语性质的汉字音称为（土著化的）韩国汉字音。(《三国时代的汉字音》、p56）

[2]analogy，又译为“类化”，音读的类化与汉字的声符有关，人们往往照声符念出某字的读音。但有的字的声符一般人所不认识的，读者就有可能依照别的同声符字类推。（王力《王力语言学词典》pp366、367）

[3] 中国的常用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8 年所制定的。

[4] 韩国的常用汉字是韩国教育部在 2000 年 12 月所公布的。

[5]唇音：帮/p/ 滂/p‘/ 并/b/ 明/m/，舌音：端/t/ 透/t‘/ 定/d/ 泥/n/ 来/l/知/ʈ/ 彻/ʈ‘/ 澄/ɖ/，齿音：精/ts/清/ts‘/从/dz‘/心/s/邪/z/庄/tʃ/初/tʃ‘/ 崇/dʒ/山/ʃ/章/tɕ/昌/tɕ‘/ 船/dʑ/书/ɕ/禅/ʑ/日/ɽ/，牙音：见/k/ 溪/k/ 群/g/ 疑/ŋ/，喉音：影// 余/j/晓/x/匣/ɣ/

[6] 庄、初母字在普通话里大部分对应为卷舌化的 ch，但一些深摄和梗摄曾摄的入声字在普通话里对应为 z、c。

[7] 朝鲜初期学者申叔舟在《东国正韵、序》里说明了汉字音变化的原因：“不知切字之法，昧于纽蹑之要，或因字体相似而为一音，或因前代避讳而作假他音，或合二字为一，或分一音为二，或借用他字，或加或点画，或依汉音，或从俚语…”

[8] 没有国际音标指的是零声母。

[9] 这个字普通话读音对应得不规则，按照对应规律应该对应为/jiang/的，但它可能受到同声旁降韵“巷”的另一个读音 hang 的影响韵母类推为 gang 了。

[10] 这里标记的是“声母、开合、等、摄”，因为声母、开合、等跟韵母的对应有密切的关系。

[11] “>”这符号表示朝鲜初期的韩国汉字音到现代现代韩国汉字音的变化。

[12] “街”可能受到同声旁“佳”的影响韵母类推而同样地对应为/ka/了。佳/ai/韵在韩国汉字音里应该对应为/ai>ɛ/韵的，这个字的现代韩国汉字音的对应是例外的，它的现代读音受到近代汉语的影响对应为/ka/了，因为在韩国汉字音里没有/kia/韵就对应为/ka/了。

[13]这个字在韩国汉字音里应该对应为/mu/，但它可能受到厚韵“母（/mo/）”的影响类推了。中古流摄/əu/韵“母”在韩国汉字音应该对应为/mu/，但它受到汉语上古音的影响例外地变化了。

[14]韩国汉字音应该对应为(/hiəi/>/hie/)，但这个字可能受到止摄合口在汉语里合流的影响，在韩国汉字音也受到止摄合口同声旁字（隹、椎、推/ts‘iu/>/tʃ‘u/）的影响韵母类推了。这个字的普通话和韩国汉字音都是例外，在普通话里应该对应为 hui。

[15]这个字应该对应为/tsiəm/，但这个字受到同声旁“暨”（/ts‘ɐm/）的朝鲜汉字音韵母的影响类推对应了。

[16]牙喉音声母的麦韵开二等字在朝鲜时代汉字音里对应为/iək/韵，但这个字对应为/ɐik/韵，这个字可能受到蟹摄海韵开口一等字“亥/hɐi/”韵母的影响类推为/hɐik/，后来/ɐ/变化为/a/，在现代韩国汉字音里变化为/hɛk/了。

[17]梗摄开口二等入声韵在韩国汉字音里应该对应为/tɐik/，而这个字例外地对应为/tsiək/了。这个字的朝鲜汉字音可能受到端母锡韵四等字“滴”的影响类推在朝鲜韩国汉字音里对应为/iək/，后来单元音化为/ək/。

[18]这个字是牙音声母的三等合口字，这个韵母在韩国汉字音里一般反映出其合口介音/u/，而不反映出三等介音/i/，因此在韩国汉字音里按照两国汉字音对应规律应该对应为/uk/，但这个字可能受到同声旁一等“或”的另一个读音/iək/(越逼切《集韵》)的影响类推为/iək/了，三等合口入声韵在普通话里对应为/y/了。

[19]这个字的朝鲜时代韩国汉字音对应得很有规则，现代读音应该对应为/hai>hɛ/，但现代韩语读音是受到同声旁”戒”的（皆韵二等大多数对应为/ɐi/，但有的字也对应为/iəi/，这个韩国汉字音就反映着当时汉语读音的变化，即中古汉语到普通话的这个字的变化是/kɐi/>/kiai/>/kiäi/，韩国汉字音/iəi/就对应着/kiäi/。这个读音影响类推为/kie/了。

[20]明母尤韵开口三等字在普通话里大部分对应为 mu，但这个字可能受到“明母厚韵开口一等：某”的影响类推对应为 mou 了。现代韩国汉字音也受到“某/mo/”的影响对应为/mo/了。

参考文献

[1] 俞昌均.三国时代的汉字音[M].汉城：民音社，1991.56
[2]王力.王力语言学词典[M].山东：教育出版社.1980.366-367
[3]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6
[4]申叔舟.东国正韵[M].汉城：建国大学出版部 影印本.1988.11-12
[5] 李润东.韩国汉字音的理解[M]. 汉城：萤雪出版社.1997.163
[6]朴炳采.古代国语的研究[M]. 汉城：高丽大学出版部.1971.138，李润东.韩国汉字音的理解[M]. 汉城：萤雪出版社.1997.173

The Analogic Phenomena in the Phonetic A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Chi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REN Shao-ying

(Dep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The Phonetic annotation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Korean and Chinese languages have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phonetic system of initial consonants and vowels in ancient Chinese, whose corresponding rules can be tracked down in modern Korean language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as well a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exceptions, such as the analogic phenomena existing in the phonetic anno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two languages, caused by the obvious similarities in the characters. The phonetic annotation analogy is more popular in Korean language than in Chinese.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right on these exceptions cause by such analogy in the two languages.

Key words： the phonetic anno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Korean language and Mandarin Chinese ; analogy

收稿日期: 2003-06-12

作者简介: 任少英（1967-），女（韩国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 博士研究生